

亚洲面临的挑战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
(2003年3月28日于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

我们眼前的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重组，它可能变得更好，也可能变得更差。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日本和新加坡怎样才能使这一重组符合我们各自的国家利益？

世界的重组

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世界变得更为和平。相反，冷战以后的世界更加纷乱，更加危险。冷战一结束，我们就投入了海湾战争，从伊拉克手中解放科威特。然后，又开始了漫长的解除萨达姆武装的斗争，最后发展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这场战争。在90年代，我们还目睹了政治动乱、种族清洗，以及由北约领导的对巴尔干半岛的干预。在索马里和海地，国家崩溃了。在卢旺达，出现了种族灭绝的大屠杀。与此同时，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还在继续，出现了更多的暴力行动。

接着又出现了盖达组织发动的可怕的911袭击。忽然之间，没有人能感到安全。面对来自那些组织严密、经费充足的全球恐怖主义网络的攻击，我们大家都都很脆弱。

在地缘政治方面，我们的世界也在经历着重组。有三个重要的因素影响了国际政治和战略关系的重组：

- 第一，史无前例的美国优势；
- 第二，中国的崛起；
- 第三，印度尼西亚在政治上出现了中断。

美国的优势

首先是美国的优势。决定冷战后世界的主要因素就是美国的优势。就规模而言，这种优势在现代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这种优势不只是军事上的，它还是多方面的，是经济上的、金融上的、技术上的，甚至是文化上的。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其他国家或者国家的联盟，都不大可能对美国的优势构成挑战。

因此，不论我们是否愿意，没有美国的合作，任何重大的国际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地缘政治现实。无论它们公开怎么说，每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心里都清楚，它们需要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自二战结束以后，美国的军事存在，始终是东亚稳定和发展的不可替代的基础。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不稳定因素就会立刻添补力量的真空。美国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市场，是技术与投资的来源。

这种规模巨大的美国优势已经让人感到有些不舒服，甚至美国的朋友们也有同感。

对美国优势的不快，现在集中到了美国使用战争手段解除伊拉克武装的问题上来了。那些拥有大量穆斯林人口的亚洲国家，对这场战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甚至那些非穆斯林国家也犹豫不决。但是，在这一动荡不安的时代，我们必须注意到这场战争背后的根本原由。

很不幸，联合国安理会未能在第二个决议上达成一致。但是，就这场战争而言，它更多涉及到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法律上的必要性。在海湾战争结束以后的12年时间里，伊拉克一直在违反安理会的决议。彻底解除武装以避免战争，其责任始终在伊拉克一方。

911以后，伊拉克对联合国解除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努力长达10年之久的藐视，具有了更大的威胁性。911的确改变了美国对世界的看法，它感到了自己的薄弱之处，开始重新评估其安全方面面临的紧迫任务。在这种评估中，美国所一直认为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伊拉克，被视为一种令人无法接受的威胁。为了保护自己，美国决定动用其巨大的力量来消除这一威胁。

在有关战争的辩论中，人们有时把它简单地归结为多边主义与单边主义之争。

假如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达成了一致，美国的优势难道就削弱了吗？

很清楚，回答是否定的。但是，它将维护了联合国的地位。

换一个角度说，尽管事关美国和国际社会的重要利益，但联合国没能支持那个拥有巨大优势的世界大国去执行联合国以前的决议，可以说由此遭受失败的是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本身。

法国、德国和俄罗斯以及其他一些国家，阻碍安理会采取行动来对付伊拉克，其产生的后果超过了联合国本身。

例如，大西洋两岸的关系会恢复到以往的正常状态吗？欧洲建立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的抱负还剩几何？北约怎样才能保持其在欧洲安全中的重要性？要清楚地回答这些问题，需要花一些时间。但是，无论如何，这些回答都可能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让我再给你们提供一个理由，以便说明为什么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是必要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落入到不法分子手中，对所有的文明国家来说，都将是一种可怕的威胁。把这些武器用到像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身上，就意味着这个国家的终结。如果不对伊拉克采取行动，或者，如果美国在伊拉克失败了，这会向世界上的极端主义组织发出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会使得说服北朝鲜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工作变得更容易，还是更困难？

现在，国际注意力集中到伊拉克问题上，北朝鲜已经利用了这一点，加快自己的核项目。如果北朝鲜变成了一个核国家，这将在所有的周边国家引发战略上的重新评估。

比如说，日本可能会重新考察其安全方面的对策。中国也将做类似的考量，既针对日本，也针对可能出现的拥有核武装的统一的韩国。美国也必须做出反应，俄罗斯同样如此。整个亚洲的信心和稳定都将受到严重的削弱。

幸运的是，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来对付北朝鲜。我们希望各大国——美国、中国、日本、俄罗斯和南韩，利用所剩的时间来和平地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的崛起

让我把目光转到中国

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几乎以年均10%的速度增长。它的外贸增长得更快，达到15%。现在，中国是美国、日本、韩国、欧盟和东盟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世界重要的投资地。对所有的人来说，它都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但同时也是一个挑战。

例如，有一种计算方法告诉我们，日本对美出口的16%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东南亚国家面临的竞争更大。在美国市场上，新加坡对美出口的大约36%，马来西亚出口的48%，泰国出口的65%，印度尼西亚出口的82%，都面临着来自中国的竞争。

一个崛起的中国将在地区性和国际事物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应该怎样看待这样一个中国？

一个繁荣的、融入国际社会的中国，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相反，一个贫穷和孤立的中国，就好像在我们的家门口出现了60个北朝鲜一样。它将只构成挑战，而没有提供机遇。

中国意识到它需要被人视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它已经在下苦功夫塑造这一形象。这对周边国家来说是一个安慰。但是，本地区还是有许多人认为，在中国发展的同时，如果整个东亚能够达成均衡的发展，才会令本地区的各个国家感到放心。实际上，保持均衡是目前东亚战略目标的核心，而只有借助美国的帮助，东亚才能实现这一目标。

因此，中美关系是东亚地区关键性的双边关系，如果这一关系是稳定的，它就会对整个地区的稳定提供帮助。如果中美关系是脆弱的、靠不住的，那么，整个地区都不得安宁。

随着中国战略力量的增长，它的影响力，尤其是在本地区，也一定会增加。而从另一方面说，作为一个具有绝对优势的世界大国，美国的利益基本上就是要维持现状。这种根本性差异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并没有注定中美关系必然是冲突性的。我在下面要对此进行解释。

当前的美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要比其前任持有更多的怀疑。但是，美国需要中国，其中包括需要中国支持其全球性反恐斗争。在华盛顿，在那些视中国为竞争对手的人与那些想要与中国保持建设性关系的人之间，辩论仍然没有结束。但是，反恐斗争使得这一辩论变得悄然无声，使得鹰派对中国的态度也有所收敛。

就自身而言，中国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也感到不快。它对日本在日本海以外为美国提供军事支持也持怀疑态度。但是，中国约束了自己，没有大事声张。它有着自身的恐怖主义问题。它面临着内部的政治和社会挑战，并且刚刚经历了领导层的更替。更重要的是，它想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因此，北京谋求与美国保持稳定和建设性的关系。它不想与处于高度过分自信状态的美国发生争执和进行纠缠。例如，为了使其与美国的关系保持稳定，它在伊拉克问题上的立场就很克制，因此，总体上说，我认为美国与中国当前的战略关系是稳定的。

除去北朝鲜外，台湾仍然是一个很可能让本地区处于紧张状态的问题。冷战结束以后，“一个中国”的政策，对美国来说，其战略紧迫性可能降低了。但是，对中国来说，台湾仍然是一个不可谈判的问题。即便如此，在底线上不

让步的同时，中国已经缓和了自己的立场。它现在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使得长期的发展趋势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中国还从当前的美国政府那里得到保证，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就日本与中国的关系而言，我认为，日本有理由担心，中国的崛起可能会使其成为亚洲的二号强国。当中国提议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时，日本立即提出相反的建议，要求建立全面的经济伙伴关系。这只是东亚新的地缘政治棋局的开始，东盟国家将拭目以待，看中国和日本采取怎样的措施才能符合自己的真正利益。

实际上，在东盟事务中，日本必须扮演核心角色。日本仍然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对新加坡和本地区意义重大。但是，让我担心的是，日本在东盟国家的投资自1997年以来大幅度减少了。日本与东盟的贸易量自1995年以来，也一直在下降。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认为小泉首相改革日本经济的努力是至关重要的，不仅对日本如此，对整个东亚地区也是如此。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东南亚国家政府也必须采取痛苦但是必要的措施，把该地区重新变成一个有吸引力的经济伙伴。

正是这一点把我引入了下一个主题。

印度尼西亚的政治连续性的中断

东南亚地区正在出现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变革，这些变革带来了严重的挑战。911和伊拉克战争使得人们更多地注意到了上述挑战中最为复杂的一种，即，政治的伊斯兰化。

从传统上说，东南亚的伊斯兰一直是具有融合性的，一直是温和的。这一地区的政府都是世俗性的。但是，全球化增强了伊斯兰的影响，特别是来自南亚和中东的伊斯兰影响。在整个东南亚地区，都出现了更大的宗教狂热。

这一政治的伊斯兰化所带来的挑战，在印度尼西亚最为利害攸关，那里的穆斯林人口世界第一。大多数印尼穆斯林是宽容的。从常识上说，他们不同于中东那些炽烈和苦行的极端穆斯林。

但是，在印度尼西亚，这种宽容目前正受到来自不断增加的极端主义者的挑战，后者谋求将该国变成一个伊斯兰国家。

这一挑战始于苏哈托总统退位。他严密控制了长达30年之久的政治体系崩溃了，印度尼西亚陷入了动荡之中。这为那些谋求将伊斯兰置于政治制度的更为核心的地位，甚至是立国基础的人，打开了通往权力的大门。在上一次大选中，宗教性政党得到的选票不到20%，但是，它们在政治体系中的影响力要高于这一比例，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会增加。实际上，为了角逐2004年大选，无论他们各自的信仰是什么，许多印度尼西亚政治家都在试图争取伊斯兰团体的支持。

因此，梅加瓦蒂总统一定不能具有宗教倾向，尽管她本人是坚定的世俗主义者，她坚定地认为多元的印度尼西亚的基础是民族主义。

梅加瓦蒂总统对穆斯林政党看待她的态度，不抱什么幻想。她没有忘记，穆斯林政党联盟在1999年是如何拒绝让她出任总统的，尽管她的政党赢得了那场自由选举的绝大多数选票。因此，尽管她了解伊斯兰极端主义对印度尼西亚所构成的威胁，但是，无论什么时候，当她必须与穆斯林激进分子进行斗争时，她都务必要谨慎小心。

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印度尼西亚实际上一开始不是很积极。有些政治家甚至否认该国存在着恐怖主义者。直到2002年10月出现巴厘岛爆炸惨剧，印度尼西亚政治家才开始承认这一问题，采取行动对付恐怖主义者。

我相信，梅加瓦蒂总统在印度尼西亚反恐斗争中的立场是坚定的。

但是，如果印度尼西亚转向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分子可能就会在那里找到一个充满同情者的环境。

这将对亚洲产生严重影响。一个更为极端的伊斯兰的印度尼西亚，横跨连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海上通道，将对许多国家产生深远影响，这其中就包括日本。

结论

我上面描述的挑战将会持续许多年。还有其他一些因素也会影响我们这一地区的稳定。因此，我们应该把目光放远，看看我们如何才能应付这些挑战。东亚地区应该形成一个框架，以保障本地区的和平。

这一框架可以是东亚自由贸易区。这是一条实用而又实际的道路，它可将东亚的经济体编织在一起。当东亚经济互相依赖、互相交织在一起时，它们将

拥有一个共同的未来。这种共同体感和同舟共济感，将有助于防止东亚地区的内部出现冲突。

东亚自由贸易区并不意味着立刻就可以实现。它可以是一个中期目标，通过现在正在进行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来实现，例如，日本正在与泰国和菲律宾讨论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东盟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亚地区性自由贸易区。东亚自由贸易区可以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纳入台湾，甚至还可以包括北朝鲜，如果它决定进行对外开放的话。

我们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努力和所花费的时间，将增强东亚经济体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再加上自由贸易区所带来的真实好处，未来的冲突将不会失控。而且，即便出现了严重的冲突，我们也可以通过所建立的沟通渠道和机制来对付它们。

在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欧洲那里得到启示。欧洲经历过多年的战争，最近的就是上个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这些战争是欧洲共同体形成的主要动力之一。其思维基础是这样的，如果欧洲国家在一个联盟中为了共同的利益而一道工作，而且它们的财富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这将会阻止其成员国之间发生战争。

欧洲取得了成功，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在传统的对手之间没有发生过战争，在可以看得到的未来，也不会发生战争。欧洲联盟的观念是如此的有力，现在，欧洲国家排起了长队要加入它。欧盟的扩大不只是为了经济的繁荣，它也扩大了欧洲地区的和平与和谐的范围。同样经历过战争的东亚国家，也应该具有这样的远见、勇气和智慧，把东亚共同体作为长期致力的目标。

东亚自由贸易区可以成为实现这一目标的工具。这一想法在东盟加三的首脑会议已经被人们提了出来。但是，它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推动。东盟加三应该设立启动目标，在东亚地区寻找和追求合作领域。我们必须赋予东亚自由贸易区以生命，这样一来，50年以后，当地缘政治形势出现了变化时，我们东亚各国依然能够生活在和平、和谐和繁荣之中。

在改变世界的问题上，新加坡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日本，则无疑能影响东亚地区事物的发展。让我们一起发扬首创性，为了我们自己国家的和共同的利益，把这一地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吧。